



LECTURES ON LITERATURE

文学讲稿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申慧辉等 译

《洛丽塔》作者

Vladimir Nabokov



上海三联书店

I054
N021



文学讲稿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申慧辉等 译

LECTURES ON LITERATURE

Vladimir Nabokov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讲稿 / (美)纳博科夫著. 申慧辉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2

ISBN 7-5426-2036-3

I. 文… II. ①纳…②申… III. 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4541 号

文学讲稿

著 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 者/申慧辉等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上海印刷四厂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70 千字

印 张/23.5

印 数/6001—10000

ISBN7-5426-2036-3/I·232

定价 36.00 元

中译本序言

申慧辉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一八九九——一九七七)是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一个语言天才。他出生在俄国,儿时就掌握了英语和法语,对语言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力。这种能力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颇有影响。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及至揶揄的模仿,扑朔迷离的象征,深藏若虚的暗示,以及随心所欲、变化多端的技巧,为当代英语文学增添了一抹丰富的色彩。

纳博科夫早年用俄文从事文学创作,一九四〇年移居美国后开始转用英文写作。一九五五年《洛丽塔》问世,为他带来广泛声誉。此后他专事创作,并将早期作品译成英文。他是一位多才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长篇小说十七部,诗歌四百余首,短篇小说五十多篇,并有诗剧、散文剧及译著数部,其中包括对译著的研究和详注。

纳博科夫曾自诩为康拉德式的大作家,这也许可以算作他的自我评价。实际上,他和康拉德是不同的。谈到康拉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对生存的严肃探究,对人性的深刻认识,而说到纳博科夫,最突出的莫过于他的幽默和机智,以及他那超群的语言才华。然而,仅仅看到纳博科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成就还不足以了解其人其作。他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他的社会存在和生活经历对他有着不容忽略的影响。他是一个“白俄”,苏联十月革命爆发后随全家流亡国外。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使他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尽管这并未妨碍他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不过,他在文学创作中不涉及政治,避免正面谈论人生哲学,大概与他的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纳博科夫崇尚纯艺术。他称文学作品为神话故事,强调作品的虚构性。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他的艺术观。对于他的艺术观,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在文学创作中,艺术高于一切,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更重要。拿这个观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无论是曾被冠之以“淫书”的《洛丽塔》,还是迷津遍布、极尽嘲弄讽刺之能事的《微暗的火》,就都不至于感到迷惑或不解了。

了解纳博科夫的艺术观,有助于阅读这部《文学讲稿》。不同于他的文学创作,在这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以简洁明晰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方式,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所讨论作品的看法。可以说,观点鲜明、独到是这部《文学讲稿》的一个特点。《文学讲稿》的另一个特点,是从本文出发,从分析作品的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入手,抓住要点,具体分析,充分突出了作品的艺术性,点明了作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文学讲稿》还有一个特点,即较多地引用了作品的原文。这一方面保留了此书原为课堂讲稿的本色,另一方面也具体说明了作者的见解是如何形成的。饶有意味的是,经过纳博科夫的讲解,作品中那些原来并未显示出深长意味和特殊价值的文字,就像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的珍珠,骤然发出绚丽的光彩。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重提一下纳博科夫的才子气质。纳博科夫是一个聪慧敏感、才气四溢的艺术家。他的文学及语言修养是超乎常人的。不仅如此,他在昆虫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又培养了他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因此,在他的身上,艺术家的气质和科学家的特点巧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也正是他的这些品质使他分析起结构复杂、内容丰富的文学名著时,如鱼得水,应付自如。无论是普鲁斯特对逝去年华的繁复追忆,还是乔伊斯笔下错综迷离的人物、事件,都能得到明白的解析。不仅如此,纳博科夫以其聪睿的感知力,在分析具体作品的同时又点出了作品之间的承继关系,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尤利西斯》这部奇书的出现不仅应归功于它的作者乔伊斯,它也是历代文学家多年的创作经验和成就的积累与沉淀;而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运用的多声部手法,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文学讲稿》是以纳博科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课讲稿为基础的。那个时代正是新批评理论在西方文评界盛行的时候。可以说,《文学讲稿》注重对本文的分析恰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么,对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读者来说,《文学讲稿》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提示呢?它也许会促使我们进一步增加将文学理论的研究具体运用于作品批评的自觉性。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注意到,国外文评的新流派、新理论已经被陆续介绍到我国,理论专著也已有不少被译成中文。但是,在如何具体运用现代语言学等新学科给文学批评带来的各种新角度、新方法和新成就方面,我们的介绍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这就使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和借鉴他们的那套“方法学”。《文学讲稿》可说是运用新批评理

论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一个范例。它的作者是当代的著名作家,被评论的作品都是世界知名作家的传世佳作,而且讲稿观点鲜明,分析具体,是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的——尽管此书本身并非没有短处。

倘若这部书能给读者以启迪和思索,能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作为艺术手段之一的语言是多么的丰富,又是多么的富于变幻,它具有多么复杂的功能和可以开掘的表现形式,在文学艺术的殿堂里发挥着何等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实现了。

原编者前言

〔美〕弗莱德森·鲍尔斯

一九四〇年,在开始我的美国学术生涯之前,我有幸从事了这份繁琐的写作工作:大约两千页,一百篇的俄罗斯文学讲稿,后来又写了一百篇从简·奥斯丁到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名家讲稿。这些写作使我愉快地度过了在威尔斯利和康奈尔的二十年教学生涯。^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到达美国。一路上,他从国际教育学院教到斯坦福大学暑期课程的俄罗斯文学,然后又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八年,在威尔斯利学院教学。起初他在威尔斯利的俄文系讲授语言及文法,还创设了俄文二〇一号课程,即英译俄罗斯文学概况。一九四八年,纳博科夫应聘康奈尔大学斯拉夫文学副教授,讲授文学三一一——三一二号课程,即欧洲文学大师课,以及文学三二五——三二六号课程,英译俄罗斯文学课。几乎可以肯定,文学三一一——三一二号课程的简介是由纳博科夫亲自撰写的:“阅读精选的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的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特别关注天才的个体与结构的问题。所有外国作品均以英译形式阅读。”这门课包括了《安娜·卡列尼娜》、《伊万·伊里奇之死》、《死魂灵》、《外套》、《父与子》、《包法利夫人》、《曼斯菲尔德庄园》、《荒凉山庄》、《化身博士》、《斯旺宅边小径》、《变形记》,以及《尤利西斯》^②。在康奈尔,纳博科夫是被禁止讲授美国文学的,因为他不是英文系的成员。一九五二年春,他去哈佛大学任访问讲师。

一九五八年离开教职后,纳博科夫曾计划出版一部以讲稿为基础的书,但是却从未实施这个计划。(关于《死魂灵》和《外套》的讲稿则被

^① 《强烈的主张》(STRONG OPINIONS), 麦克格罗-希爾出版社, 纽约, 一九七三年, 第五页。

^② 纳博科夫夫人肯定文学三一一——三一二号课程讲授过契诃夫, 但是我们所参考的学生课堂笔记中却没有契诃夫。可能契诃夫不是每年都讲。

收入《尼古拉·果戈理》一书〔一九四四年〕。这套书保留了讲稿的课堂形式。令人高兴的是,我们这里收集的不仅是一位重要作家对四国文学经典作品的感想,此外,这些讲稿的功绩还在于提供了广泛的帮助,因为它们是对小说艺术恒久不变的指导。纳博科夫看不起那些文学流派——运动的方法论,不屑于那些将文学当作社会—政治信息的批评家,他试图揭示经典名作是如何运作的:“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设法向学生们提供有关文学的准确信息:关于细节,关于细节如此这般地组合是怎样产生情感的火花的,没有了它们,一本书就没有了生命。就此而言,总体的思想毫不重要。任何傻瓜都能看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是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例如一百年前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夜班火车的布置。图表在此帮助极大。老师不必去自命不凡地滔滔不绝于那些关于荷马、色彩和本能的章节标题的废话,他们应当准备几份都柏林的地图,清楚地标明布鲁姆和斯蒂芬那些相互交织的旅行路线。如果没有落叶松组成的曲径的视觉概念,《曼斯菲尔德庄园》将会失去某些立体的魅力;而学生如果没能在脑海里清晰地建起一座哲基尔医生家的立体外观,那么对斯蒂文森作品的欣赏也将不会完美。”^①

这部两卷本的文学讲稿收入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威尔斯利和康奈尔的讲课稿,还有四篇为了特殊场合而准备的讲稿。为了方便读者,这些讲稿被分为两卷:第一卷,英国、法国和德国作家;第二卷,俄罗斯作家^②。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文学三一—号”的第一堂课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让学生书面说明他们为什么选修这门课。在第二堂课上,他赞赏地转述道,有一位学生回答说:“因为我喜欢故事。”

编辑方法

这些文章的文字只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为了在教室里讲课而手写出来的笔记,所以它们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的作品,例如像他曾经为了出书而修改关于果戈理的教学讲稿那样,这个事实是无法也不必

① 《强烈的主张》(STRONG OPINIONS),第一五六——一五七页。

② 第二卷中文版将由本社另行单独出版。——出版者

回避的。这些讲稿从准备到润色,乃至结构,均状况迥异。多数是他的亲手誊写稿,只有偶尔几部分是为了方便讲课,由他的夫人薇拉打字出来的。可是,还有一些讲稿完全是原始手稿,例如斯蒂文森、卡夫卡,以及乔伊斯系列中的相当一部分。《荒凉山庄》系列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体,但以原始手稿为主。通常来讲,手写部分所提供的都只是粗糙的原始写作,而最终纳博科夫很可能大范围地重新修改,不仅在第一次誊写的过程中,还在检查时,有些时候他还对风格及内容做进一步的修改。此外,这些改动,不论是单纯的增添还是替换,并不都能够依据句法规则恰当地插入文中,或者说,不改动部分所应进行的必要调整尚未进行。结果是,修改重大的部分,那些手写的文字,便需要较多的编辑上的干预,这样原本容易调整而口头讲述却很可能被忽略的文字,就能够适合阅读了。

另一方面,打字出来的那部分篇幅能够代表讲稿的相当一部分,例如《曼斯菲尔德庄园》、《包法利夫人》诸讲中的篇幅则更大。经常将手写部分即使修改过但多数仍嫌粗糙的文字,同打字篇幅中相对流畅的文字加以对照,可以得出这样的暗示:在为夫君文稿打字的过程中,纳博科夫夫人履行了正常的编辑处理权,以使打字部分适合授课。不过即使如此,纳博科夫仍有可能对打字部分的某些篇幅加以修订,从而增加一些新的评论或为了措辞而修改一些词句。

就整体而言,不论是在结构上抑或是风格上,将这些手稿一字不改地呈现给读者大众都是不现实的。斯蒂文森讲稿只能被称作粗略的笔记,因此对这些素材进行现在这样的整理就几乎完全是编辑的责任了。然而,其他讲稿的总体讲授顺序通常没有问题,因为它们都是以惯常的时间顺序来讲述作品的。不过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编辑的工作就是综合与修订的过程。案卷中各种各样的、一组组独立的篇幅显示,它们不过是一些在备课的最初阶段所做的简单的背景笔记,有的并没有被使用,有的则经过修改后加入讲稿正文。另外还有一些独立的篇幅就更加含糊不清了,它们反映的是在年复一年的授课过程中一步步的扩充,抑或是为了将来用在讲课中而做的笔记,这一点始终不够明了。由于一些讲稿可能为了不同听众的需要,进行了部分的补充或调整,结果在组织上就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除非是明显的背景方面和准备目的的文字,只要有可能,编辑对这类材料全部加以利用,并将它们融入讲稿的适当之处。但是,对于那些长达数页的评论家的引文,则有意省

略了,这些文字是纳博科夫夫人为了方便夫君在讲授普鲁斯特、简·奥斯丁、狄更斯和乔伊斯时引用原文,而打字出来的。此外还有纳博科夫为了便于自己参考而设计的小说动作的时间顺序。

然而,比起那些把可以称之为纳氏文卷的有关材料加以组合的工作,结构方面的问题则又深了一层。纳博科夫在讲稿各处点缀着他的编年表式的叙述,以及关于主题、风格或影响的独立评论。作者想把这些插入的文字加到哪里却通常远非清楚,不仅如此,它们还常常不完整,顶多算是一些简短的笔记,尽管实际上有一些可以拿来用作极好的独立短文。有些时候可以使用简短的过渡性文字来把这些段落加入到讲稿中,或者当这些材料只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片段形式存在时,为了能够将它们加入到讲稿的适当地方,就需要对其独立成分进行分解,这项工作已然移交给了编辑。例如,讲稿里《尤利西斯》第二章第一部分中关于斯蒂芬和戴汐先生会晤的相关叙述,是从手稿中三个不同部分集合而成的。主要引文(此处由编者提供)似乎不必在课堂上读出来,因为学生们的书本都翻开着,有关的观点均会得到提示,此外还有下面关于圣詹姆斯扇贝的一个段落(参见第二九九页)^①。文中的其他部分则来自另外一部分的两小部分,这部分以关于结构的笔记开始,接下去是对小说中的美与缺陷以及平行主题的各色评论,然后是一些参考性注释,例如和戴汐的对话如何说明了福楼拜式的对照法,而另一个注释则是以戴汐的信件为例来说明乔伊斯的滑稽模仿风格。通过这样的方法,编者得以在任何材料允许的情况下,赋予这些叙述文字以血肉,将纳博科夫对作者、作品以及文学艺术的总体讨论在相互关联的文本中,最大限度地加以保留。

在纳博科夫的教学方法中,引文作为他用来传达文学技巧的辅助手段,占去了相当大的篇幅。因为这些引文在唤起读者对一部作品的记忆时十分有益,还可以帮助新的读者在纳博科夫的指导下了解一部作品,所以,在用讲稿来建构目前这部阅读版本的过程中,纳博科夫的方法始终得到遵循,只有个别的例外,例如删减了一些过长的叙述性引文。为了使读者达到像在场的听众一样参与对话的效果,引文通常遵循纳博科夫关于阅读某些章节的具体指示(一般都已在他本人的教学笔记中注明)。在某些情况下,纳博科夫本人的教学笔记在一些地方注

① 此处指原英文版页码,即中文版第二六一页。——出版者

明了引文,但在他的课堂文本中却没有提及。只要这些引文能够植入文本来帮助读者,就都被收入了书中。此外,还有一些引文既未在讲课稿里也未在教学笔记中提到,但是却由编者选入,因为这些地方似乎需要对纳博科夫正在讲述的观点加以说明。纳博科夫期望他的学生在听讲时都打开书本,这样他们才能够明白引指的是作品中的什么,而这对于此书的读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为读者提供额外的引文加以补充。《尤利西斯》中莫莉的独白就是一例。不过另一个独特的例子出现在普鲁斯特讲稿的结尾。纳博科夫选择的作品是《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卷《斯旺宅边小径》。关于普鲁斯特的最后一讲则以一大段引文结束,这段引文是马塞尔在布洛聂森林就他对过去的记忆所做的沉思,也是小说的结束。对小说来讲,这是一个效果极佳的结尾,但是却将马塞尔和读者抛在了充分理解记忆作为认识现实的钥匙所具有的种种功能及其运作方式的半路上,而这又是全书的意义所在。那些在森林所做的沉思,实际上只是观察过去的不同侧面当中的一个,而正是所有这些对过去的观察,在逐渐构筑起马塞尔获得启示的那次最后经历中,为他起到了铺垫的作用,也正是这个经历揭示了他在前几卷作品中一直寻找的那个现实。这件事发生在最后一卷《过去韶光的重现》中那个了不起的第三章,“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收到了”。由于这一章所揭示的正是这部多卷本作品不断积累的整体意义的关键,任何关于普鲁斯特的思考如果尚未得到准确明了的分析,如果在《斯旺宅边小径》中早已撒下的种子及其同完全成熟之间的差别尚未讲解清楚,它就将失去其根本的目的。尽管纳博科夫关于普鲁斯特的讲稿是以森林一节的引文结束的,但是同其讲稿并不直接相关的一两句漫评则显示,他很可能对学生着重谈起过此事,尤其是戴瑞克·利昂关于普鲁斯特的书被大篇幅地以打字形式引用,更倾向于说明最后一节以及对这一节的解说是一个重点。纳博科夫写道:“此刻对一个花束的感觉以及对彼时一个事件或感受的想象,这就是感觉同记忆走到一起而失去的时光又被找回。”这句与讲稿不连贯的评论不仅相当准确,而且是对普鲁斯特主题的精彩概括;但是,对于没有读过这最后一卷,不知道普鲁斯特本人在《过去韶光的重现》当中所提供的充分解说的读者,这段话就不会那么说明问题。因此,对于这个格外特殊的情况,编者感到有必要用《追忆逝水年华》最后一卷的引文来加强纳博科夫不完整的笔记,并通过提供普鲁斯特本人对记忆化为现实、素材化为文学的言论摘录,来扩充纳

博科夫的结尾,以突出强调马塞尔所获启示的实质。编者的增添使纳博科夫原始笔记的精神更加完满,而这又反过来帮助了充分理解《斯旺宅边小径》,因为《斯旺宅边小径》毕竟只是作为这部多卷本作品的开篇而设计的。

这些讲稿的读者尤其应该注意到,讲稿中对福楼拜的引文反映出纳博科夫对这部小说的英译本教材进行了频繁的订正,而关于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的英译教材选本,正如书中所注明的那样,系统性的改变不那么多。

本书保留了所有小说的教材选本。这些翻译作品均像标明的那样,或是在字里行间加入或是在空白处注出了纳博科夫本人所译的字词或短句。这些作品也均标明加入文中何处并包含注释,多数注释也出现在手写的文稿中,另外其他一些注释则提供了纳博科夫对某些文字的风格或内容所做的口头评论。只要有可能,这些带注释的书中评论都在适当的地方被融入讲稿的结构中。

纳博科夫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按照有限的教学时间来计划这些分数次讲授的课程,因此经常可以在页边空白处发现一些提示,例如在某一时间应当讲到某一点。在讲稿的行文中,相当数量的段落甚至单独的句子或短语都用方括号括了起来。这些括号有的似乎是表示如果时间紧迫就可以省略不讲。其他的则可能表示他对是否省略这些内容尚存疑虑,原因与其说是时间有限不如说是为了内容与表达的需要。因此,当随后发现一些方括号中的疑问有的后来被删除了,便没什么不寻常了。与此相似的另一种情况,是还有一些方括号后来被圆括号所取代,疑虑的状况便也不复存在了。所有这些括号内的资料均未被删除,并且都被忠实地再现,只是没有标出括号,因为这可能会干扰读者。当然,删节还是有的,但被控制在少许的情况下,当编者认为出于时间或者有时是安排角度的考虑,才进行删除,而安排的考虑指的是被删段落已被移至更合适的行文当中了。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评论是完全针对学生的,通常是一些关于教学法的话题,这些评论由于和阅读版的目的不符,也被删除了,尽管保留下来会体现纳博科夫授课的韵味。这些删除中还应提及一个过于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在乔伊斯讲稿中向本科生做的这类说明:“特里斯特(意大利)、苏黎世(瑞士),以及巴黎(法国)”,以及告诫学生要使用字典查阅不熟悉的字词等诸如此类的评论,只适合学生听讲而不适合印刷的书页。诸如“你们”一类对班上同学的

称呼,因其对读者来讲在一些场合并非不妥,书中亦加以保留,但在其他一些地方则被改为更加中性的称呼。

就风格而言,如果是纳博科夫本人亲自编辑此书的话,这些文字绝大部分都不能代表他的语言和文法,因为这些课堂讲义的总体风格和他已经出版的几部讲稿的经过润色的质量之间,尚存在明显的不同。由于纳博科夫写下这些以讲课为目的的讲稿和笔记时,并没有想过此书会不经修改就付诸出版。因此若将文本从时而粗糙的手稿中逐字逐句地^①抄录所有的细节,将是极为迂腐的。应该允许阅读本的编辑较为自由地处理那些前后的矛盾、疏忽性错误,以及不完整的标题,包括有时为了联系引文而添加过渡性段落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任何读者都绝对不想要一部以任何侵扰的方式试图“改进”纳博科夫的写作而被篡改的文本,即使是对一些未经润色的部分。因此,综合性的处理方式受到坚决的否定,纳博科夫的语言得以忠实地再现,除了因未完成的修订所难免的那些偶尔漏掉的字词以及无意的重复。一些语言和句法的混乱偶尔需要理顺,这主要出现在纳博科夫在字里行间加入或替换一些文字,但却忽略了删除原文中的一些文字以使修改后的文字相一致。还有几处口头讲授时可能会被忽略的句法结构,也为读者做了调整。诸如单数和复数,拼写错误,被忽略的开头或结尾处的引号,漏掉的标点符号,不合规则的大写,无意的动词重复等等不经意的小错,均一一加以不唐突的订正。为了这个美国版本的出版目的,纳博科夫的个别英式拼写及标点符号用法得到更改,不过有时又不尽然。个别的英国习惯用语被矫正,但难以确定的两可状况则被保留下来,例如纳博科夫对动词“grade”所特有的使用风格。不过多数情况下,那些读者想要问个究竟的用法则都会被发现具有词典的权威性,因为纳博科夫是一位细心的作家。书名都以斜体字标出,短篇作品都置于括号内。如果把纳博科夫画线的词句都用斜体字标出,读者可能会感到厌烦,因为这些画线的词句是提示他自己在口吻上要加以强调,对此并不必要转换成印刷形式。与此相类似的是,他在讲课时用作标点的破折号,也在不同程度上由更为传统的标点符号所取代,减少了一些他对破折号的依赖。

校订和修正都是在默默中进行的。因为让一位读者了解这些情况

① 原文为拉丁文。——译注

似乎并没有实际价值。例如,纳博科夫在乔伊斯讲稿某处有一笔误,在应写单数的爱尔兰人处写了复数的形式,还有一处他忘记了布卢姆曾经住在 CITY ARMS,将其写成 KING'S ARMS,还有,他通常写 BLAZE 而非 BLAZES BOYLAN,经常写斯蒂芬而非斯蒂芬·代达勒斯。因此脚注要么是纳博科夫本人的,要么是编者对某些引起兴趣的观点所做的偶尔评论,例如某些加入书中的独立笔记是出自手稿,还是教学用书的注释本,抑或是手头这部讲稿。讲稿结构中还有纳博科夫为自己做的笔记,通常是俄文,均被略去,因为这些笔记是为了他在拼读某些姓名和特殊词汇时正确发出所有元音数量以及音节里的重音所做的记号。即使脚注是向读者说明编者已在某一特定之处加入了一段并非作者指定的文字,却并不干扰读者所期待的讲课的语流。

开篇文章“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是由学期的第一部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开讲之前,纳博科夫在班上讲授的那些已经写出来却未加标题的开场讲稿中几个部分组成的。最后一篇“跋”则是从学期末讲完《尤利西斯》最后一讲之后,讨论期末考试的性质之前,所做的未加标题的结束语中摘出的。

纳博科夫选作教学用书的作品版本是因其廉价和方便学生。纳博科夫对这些翻译评价不高,不觉得非用不可,如他所言,当他大声朗读这些外文作者的作品时,他会随意加以更改。书中所用的引文出自以下版本: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伦敦,丹特,纽约,达顿,一九四八年),人人丛书第二十三种;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伦敦,丹特,纽约,达顿,一九四八年),人人丛书第二三六种;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伊丽诺·马可思·艾夫凌译(纽约和多伦多,莱恩哈特,一九四八年);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及其他故事》(纽约,袖珍图书,一九四一年);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斯旺宅边小径》,C. K. 司各特,芒克里夫译(纽约,现代图书,一九五六年);弗朗兹·卡夫卡的《弗朗兹·卡夫卡短篇小说选》,薇拉和艾德温穆尔译(纽约,现代图书,一九五二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三四年)。

致谢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夫人薇拉及公子德米特里,在本书的出

版准备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此处无法赘述。从酝酿出书起,纳氏母子便投入无数的时间,就编辑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给予编辑和出版者具体的建议。他们耐心而不倦地回答了大量的问题,诸如纳博科夫讲稿的结构,以及遣词造句方面的偏好等。他们煞费苦心的帮助使得此书比起没有帮助增色许多。

对以下诸君亦致以衷心的感谢:新方向出版公司版权编辑艾尔思·阿尔布莱特—卡里;西北大学英文教授阿尔弗莱德·阿贝尔;奥克兰大学英文教授布莱恩·鲍依德;康奈尔大学英文教授唐纳尔德·D. 艾狄;牛津大学英文教授理查德·艾尔曼;国会图书馆手稿部代理主任保罗·T. 海夫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凯瑟琳·杰克林;儿童医院医疗中心的乔安妮·麦克米兰;妮娜·W. 麦瑟森;米拉·奥瑟;《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研究通讯》编辑斯蒂芬·简·派克,以及威尔斯利大学的斯蒂芬妮·威尔奇。

(申慧辉 译)

前 言

〔美〕约翰·厄普代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出生于一八九九年，生日与莎士比亚相同^①。他的家庭是圣彼得堡（现在的列宁格勒）的一户富裕的贵族。实际上，他家族的姓氏可能出自阿拉伯文中与此词同根的“nabob”一词，这个姓氏是十四世纪时由鞑靼王子纳博科·穆尔扎带入俄国的。十八世纪以来，纳博科夫家族的成员一直出任军界及政界中的高级官员。我们这位作家的祖父德米特里·尼科拉耶维奇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的司法大臣；其子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放弃了可能在宫廷里任职的前途，却以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那场注定要失败的俄国立宪民主的斗争。这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勇敢的自由主义者于一九〇八年被捕入狱，被关押了三个月。然而他一如既往，依旧将他和他的家庭生活维持在上等社会的奢侈水平上：他们或住在他父亲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海军部大楼地区盖的那幢市内宅第，或住在乡间别墅维拉，这幢别墅是他的妻子作为嫁妆的一部分、从极其富有的娘家鲁卡维尼科夫家族带过来的。弗拉基米尔是他们的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他的弟弟妹妹们证明说，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护和关心是最多的，无人可及的。他年少早慧，活泼而有生气，儿时多病但后来体格强健。他家的一位友人还记得，他是一个“身材细长、比例匀称的少年，生着一张富有表情、充满生气的脸，一双追根问底的慧眼，眼中总闪着嘲弄人的火花”。

弗·德·纳博科夫是一位有些亲英的人，他的子女不仅学习法文，还学习英文。他的儿子在回忆录《讲吧，回忆》^②中自称：“我在能够阅读俄文之前就学会阅读英文了。”他还记得小时候那“一连串的英国保姆和家庭教师”，以及从不间断的、有趣的盎格鲁—撒克逊手工制品：“各种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从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店铺里源源不断地来到家中：水果蛋糕、鼻盐、扑克牌、拼图游戏、带条纹的运动茄克、滑石粉色的网球。”

① 即四月二十三日。——译注

② 弗·纳博科夫的回忆录，作于一九五一年。——译注

在这部《文学讲稿》里所提及的作家当中,狄更斯可能是他最早接触的一位。四十年之后,纳博科夫在给艾德蒙·威尔逊^①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父亲是一位狄更斯专家。有一阵子,他大段大段地对我们这些孩子朗读狄更斯的作品,当然是英文本的。”“也许当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在乡间别墅度过的阴雨连绵的夜晚里,他对我们朗读《远大前程》,使我后来从精神上抵制重读狄更斯。”是威尔逊在一九五〇年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荒凉山庄》的。纳博科夫曾对《花花公子》的一位采访记者谈起他在少年时代所阅读的书籍:“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五年时间里,我所读过的英文、俄文和法文的小说及诗歌肯定比我一生中任何一个其他五年当中都读得多。我特别欣赏威尔斯、坡、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兰^②、兰波^③、契诃夫、托尔斯泰,以及亚力山大·勃洛克^④。对于另一个层次的作品,我的英雄人物是斯卡利特·平珀乃尔、菲利斯·福格^⑤和夏洛克·福尔摩斯。”这后一类作品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纳博科夫在他所讲授的欧洲经典作品的课程中,包括了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他选择了这个维多利亚晚期的雾气缭绕的哥特式作品尽管很让人惊讶,但讲稿却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那位身体强壮、一直受到怀念的家庭教师“法国小姐”,在小弗拉基米尔六岁的时候就来到纳博科夫家居住。她用流畅的语调向她的学生朗读法国小说(“她那纤细的声音极快地读着,从不减弱,从不停顿,也从不出错”),虽然《包法利夫人》不在她开列的书单上。“我们读了所有的作品:《索菲的不幸》^⑥、《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⑦、《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以及其他许多。”毫无疑问,《包法利夫人》是家中藏书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柏林一家剧院里,弗·德·纳博科夫被毫无意义地杀害^⑧了,这之后,“一位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去黑森林旅行的同学把《包

① 艾·威尔逊(一八九五——一九七二),美国文学评论家。——译注

② 保·魏尔兰(一八四四——一八九六),法国诗人。——译注

③ 阿·兰波(一八五四——一八九一),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译注

④ 亚·勃洛克(一八八〇——一九二一),俄国象征派诗人、戏剧家。——译注

⑤ 菲·福格,法国作家居·凡尔纳(一八二八——一九〇五)的作品《八十天环游地球》(一八七三)中的人物。——译注

⑥ 法国女作家塞居尔伯爵夫人(一七九九——一八七四)的作品,作于一八五九年。——译注

⑦ 法国作家阿·都德(一八四〇——一八九七)的作品,作于一八六八年。——译注

⑧ 弗·德·纳博科夫系为右翼君主主义分子所暗杀。——译注